

试述泰山碧霞元君演进的三个阶段

邓 东

(山东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10)

[摘要] 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可将泰山碧霞元君的演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由曹操的名篇《气出唱》创造出泰山云霞仙境中的天仙玉女这一审美意象,曹植、李白等诗人又不断加以描写、渲染,从而使泰山玉女在中国古代社会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然后,宋真宗为这位神女易玉像、簪石龛,引导泰山玉女从诗人的作品中走出,走进了香火缭绕的宫祠。最后,明宪宗修宫祠、赐额名,其影响所及,使得明清时期的碧霞元君在京城及全国各地建庙,香火大盛,碧霞元君一名也沿用至今。与此同时,道士们一方面凭着斋醮科仪、住持焚修和承办庙会、营造节庆的狂欢气氛,对泰山玉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炒作;另一方面凭着一片赤诚,兢兢敬业,惨淡经营,博得了几代朝廷及地方官员对各种奉祭碧霞元君活动的赞赏和支持,这就使泰山碧霞元君成为中国道教的一大主神。

[关键词] 泰山玉女 碧霞元君

[中图分类号] K2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590(2006)02-0006-06

自北宋起,泰山的碧霞元君崇拜,香火持续近千年,祠庙遍布海内外,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因此,探讨泰山碧霞元君的由来和演化进程,不仅可以深入把握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也可以具体了解中国文化作为一种以诗歌作品为核心的诗性文化,其诗意境界和诗性精神在整个社会历史文化中的渗透、蔓延、扩展,以及中国文化的诗性特征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所呈现的不同形态。然而,对于泰山碧霞元君的来历,明代已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原因,无非是确凿的文献资料极其有限,又零散无序。以笔者所见,如果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将这一演化进程划为三个阶段,分别以魏武帝的赋诗、宋真宗的龛像、明宪宗的赐额作为各阶段的标志,或许可以理出一条简略明晰的历史线索,为解释泰山碧霞元君的来龙去脉提供一种参考。下面试作一述,敬请海内外的泰山文化专家指正。

一、魏武帝的赋诗立象

在宋代之前,碧霞元君名为泰山玉女。对于这两个名称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前后衔接,石经校先生指出:女娲、西王母、玄女等神女都不是泰山碧霞元君的前身,不可以硬拉关系;宋代以前,文献中没有泰山碧霞元君这一名称,但泰山顶已有玉女池和玉女石像。^{[1][P53-54]}至于宋代以前是否有文献记载泰山玉女?石经校先生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由此出发,便不难看到,早在舜、禹时代,已有玉女之称。《礼含文嘉》载:“禹卑宫室,垂意於沟洫,百谷用成,神龙至,灵龟服,玉女敬养,天赐妾。”《唐开元占经》卷 113《玉女》引《礼含文嘉》此语之后,又引东汉宋均语:“玉女,有人如玉色也。天降精生玉女,使能养人。美女玉色,养以延寿也。”说明玉女之称,首先是对于女性身姿肤色的赞美,其中又含有对性生活的神秘化理解。另据《史记·秦本纪》说,秦人始祖女修吞卵,生子大业,大业之子大费辅佐舜,禹有功,舜赐以嬴姓,

“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史记会注考证》：“朱亦栋曰《礼》有请君玉女之文。郑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这说明，大费之妻被称为玉女，乃是出于对这位女性祖先的崇拜。此后，玉女便演变成为星神。据《史记·封禅书》及晋灼注记载，春秋时期，即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迁都雍城（今陕西凤翔）之后，已有玉女星神的祠祀。战国时期，即甘德著《星经》时，已是“天下祀之，曰明星。”直到汉元帝初元年间（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4年），以天渊、玉女两位星神为崇拜对象的民间信仰活动仍能够形成了较大的规模。《汉书·郊祀志下》载，汉成帝时，大臣谷永说：“至初元中，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阳侯师张宗之奸，纷纷复起。”

在西汉时期的诗歌作品中，玉女亦以星神身份出现。楚辞《惜誓》，或曰贾谊所作，其中名句：“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苍龙蚴虬于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𬴂。建日月以为盖兮，载玉女于车后。”苍龙、白虎、朱雀，皆二十八宿的主要星神。天界诸神以类相从，故此处玉女，应属星神。另如司马相如《大人赋》：“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帝，天一星，宫，紫微宫，阊阖，紫微宫门。《史记·天官书》唐张守节正义：“天一，一星，疆阊阖外，天帝之神，主战斗，知人吉凶。”唐代《观象玩占》卷23《天乙·总叙》：“天一，一星，在紫微阊阖门中。”可知其上承明星玉女观念，又受到《楚辞》影响。由于战国时《庄子》、《楚辞》、神仙方术的影响，汉代的明星玉女逐渐演变成为仙人玉女。在现存的汉晋游仙诗赋中，写玉女的作品共有12首《惜誓》、《王子乔》、《乐府古辞·八公操》、司马相如《大人赋》、扬雄《甘泉赋》、张衡《思玄赋》、桓谭《仙赋》、曹操《气出唱》、曹植《远游诗》、李尤《函谷关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阮籍《大人先生传》。另外遍查曹操之前的各种非文学类典籍，均未见泰山玉女一称。由此可以断定，魏武帝曹操的名篇《气出唱》是现存最早的写有泰山玉女的文本：“……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遨游。骖驾六龙饮玉浆。”曹操自东汉初平三年（192）领兖州牧，入据以泰山为中心的兖、青、徐地区。在泰山之麓，他招贤纳士，屯田积粮，北连袁绍，南抗袁术，战黄巾军于寿张（今山东阳谷），败青州于济北（今山东长清），逐吕布，

灭张邈，平臧霸，招郭祖，从此开始了他的黄刈群雄、统一北方的宏图霸业。身为泰山地区政治、军事最高统领，曹操不失诗人本色，寄情山水云霞，借鉴游仙意象，表现出与泰山玉女一同遨游的豪迈洒脱。此作使泰山玉女脱颖而出，也规定了泰山玉女的诗性特质。

首先，从泰山诗歌的发展上看，一方面，如汉乐府民歌中的《泰山吟行》古题“言人死精魄归于泰山”^③，尚未使泰山自然世界从神性意志的象征转为审美观照的对象；东汉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美人赠我金错刀。”^④也仍旧沿用泰山景物来比附或引发主体的情思，未能使自然世界获得自身的独立价值。另一方面，如《步出夏门行》的描写泰山仙人东王公、西王母、赤松子：“过谒王父母，乃在太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辔为我御，将吾天上游。”^⑤；《王子乔》的泛写五岳玉女：“东游四海五岳，……玉女罗坐吹箫笙。”^⑥已显露出将泰山自然世界意象化、意境化和神灵化的倾向。在此基础上，曹操形成了更为明确的自然审美意识和自然诗化方法，达到了泰山诗歌创作的新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高度。诗中拔地通天的泰山，飘逸灵异的云霞，怡然自得的玉女，不仅以真幻迷离的艺术世界演绎了先秦两汉以来的神仙观念，也以神奇自然环境中的神女意象浓缩了儒道诸家对于超越与不朽的共同追求。此作的影响力足以使泰山玉女在中国古代社会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使后来的文人和民众完全接受这一女性神灵意象。

其次，从玉女神格的发展上看，作为原始宗教中祖先崇拜与星辰崇拜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古代的玉女观念经历了明星玉女、仙人玉女、六丁玉女三个演化阶段。仙人玉女乃明星玉女的人格化，六丁玉女则是仙人玉女的术数化。从总的的趋势看，玉女的地位不断下降。至《汉书·郊祀志下》载汉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罢玉女神祠，玉女神被逐出国之祀典，沦为民间神灵。汉晋小说、道经中的仙人玉女成为位阶卑下的属神，或充当随从，侍卫主神，或呼之即来，助人养生。到张衡《思玄赋》，用庄、屈境界写华山玉女，开风气之先；曹操则以更为阔大的胸襟、气象，将天地造化的泰山玉女融入超越时空的泰山意境之中，为中国文化贡献出一位焕发着意境美的全新的玉女意象。

再次,从女性神灵的发展上看,先秦各典籍中的神女,如女娲、王母、精卫、嫦娥、织女等,大都有着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的历史文化背景,大都以叙事性的神话传说颂扬其化生万物的伟大功绩或战胜自然的非凡力量。而泰山玉女作为原始宗教中自然崇拜及万物有灵观念的一抹余辉,其入诗之际,适逢社会转捩,观念转型,先秦两汉的那种侧重于铺陈其事、缘事而发的叙事意象,亦从曹操这里转向更侧重感于哀乐、立象尽意的感兴意象,所以,与女娲、王母、嫦娥、织女等神女相比,曹操的泰山玉女既不是生殖崇拜中的母神,也不是祖先崇拜中的偶像,而是诗歌作品中的审美意象,只能以意象性的仙境仙人去呈现自然世界的空间性美感,却不能提供一套具有原生和再生故事情节的能够家喻户晓、世代相传的仙迹神话。

此后的曹植和李白,都长期生活在泰山一带,都曾经在云腾雾绕的山林深处餐霞啜泉,饱游饫看,这使《飞龙篇》里的曹植看出,泰山仙境中的袅袅云霞恰似一位旖旎多姿、顾盼生情的窈窕淑女:“晨游泰山,云雾窈窕。^{¶2【P352】}云舒霞卷的柔情绰态激发了曹植的审美想象,使他描写出一些优雅而活泼的泰山玉女,如《仙人篇》:“仙人揽六箸,对博太山隅。湘娥抚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2【P352】}《远游篇》:“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琼蕊可疗饥,仰首吸朝霞。^{¶2【P351】}风姿绰约的神女形象,云兴霞蔚的泰山气象,又使卢照邻《登封大酺歌》中有了“日观仙云随凤辇。^{¶6【P163】}的丽句。《游泰山》中的李白则亲自遇到,一群玉女由天而降,含情脉脉地向诗人敬上一杯流光溢彩的云霞仙酒。望着仙女的指尖上挑着酒杯的那双洁白秀美的手,诗人却自惭形秽起来。玉女们离去之后,诗人无限惆怅大发感慨:“玉女四五人,飘飖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7【P356】}李白还在无意中发现了泰山的那些五彩缤纷的朝霞是谁从夜间织出来的:“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7【P358】}在《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中,李白进而将“俱与云霞亲”、“斧冰漱寒泉”^{¶7【P301】}推崇为一种超尘拔俗、高洁飘逸的人生境界,号召诗人们归依大自然。

总之,泰山云霞中的天仙玉女,这起初是由曹

操、曹植和李白等人用诗歌形式创造出来的审美意象。诗人们崇拜神灵却不皈依宗教,向往神迹却不走向神秘,运用以象表意的艺术方法,将泰山视为一个由情感世界、自然世界、神灵世界共同组成的多维空间,将泰山云霞、泉水、玉女视为一套结构完整的审美意象组合,从而使泰山的自然物象上升成为超越性的意义代码,使单纯的客观存在、飘忽的感性经验升华为泰山玉女这样一种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经典性意象。

二、宋真宗的易玉龛像

在宋代,泰山玉女逐渐从诗境走入宫祠,由审美意象衍为神灵偶像。这一进程,始自山顶的玉女池和池旁的玉女像。先秦两汉典籍中多有对泰山泉水的赞誉,曹氏父子和李白等人的诗中亦泰山清泉作为重要的审美意象来反复讴歌。如曹植《驱车篇》的“神哉彼泰山,……上有涌醴泉”^{¶2【P354】}至宋初,泰山顶的一处泉水已被人们命名为玉女池。《云斋广录》卷九有王山撰《盈盈传》云:“后至嘉祐五年(1060)春,予游奉符,偶与同志陟泰山,……至于绝顶,有玉女池在焉。石罅潺湲,湛然镜清。州人重之,每岁无贵贱皆往祠谒。”^{¶8【P161】}由此可见,民间尊崇玉女池的习俗由来已久。明代王之纲《玉女传》认为玉女池乃是玉女的化身:“玉女坤质为水象,池固其所自来耳。”^{¶9【P14】}这种富有诗意的说法,表明人们将玉女池看得高洁而神圣,视为象征玉女的符号,其代码意义在于具体体现着人们想象中的那位天仙玉女。宋代晁补之《诣岱祠即事》的“初疑无字碑,莹洁谁敢文。又怪玉女井,高绝何由淵”^{¶10【P1277】};王奕《和徐中丞容斋旧泰山一百四韵贅见》的“玉女毓渊泉,流作圣贤泽”^{¶10【P4028】},都将此泉池推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其意象资源又当追溯到曹氏父子那里,可视为这种意象传统的延续。因此,就直接的影响而言,宋初山顶玉女池的命名及池旁玉女像的标示,应与建安至唐代诗歌中的泰山玉女、醴泉意象有关。此外,明代王世贞《游泰山记》、方以智《通雅》猜测泰山玉女来自华山玉女,笔者目前尚未找到相应的史料支持;还有几种说法,皆迹近无根,兹不赘述。

据周郢先生编撰的《泰山通鉴》所考: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九月,真宗诏令,将岱顶玉女池旁

的玉女石像易以玉像,碧石为龛,奉置旧所。^{[11] P72}又在玉女池附近建灵液亭(《文献通考》卷297《物异考·醴泉》宋大中祥符元年“六月诏建亭以‘灵液’为额。”明汪子卿《泰山志》卷二《宫室》:“灵液亭在岳顶玉女池北。宋建,今废。”见周郢《泰山志校证》)。宋真宗的易玉、龛像、建亭,其待遇虽然不高,却已经使泰山玉女由审美意象衍为神灵偶像。接下来,为了提高祀奉的规格,就需要为玉女建祠。宋元祐元年(1086)泰山已有玉女祠。^{[11] P79}由此,泰山玉女便从诗人的作品中走出,走进了香火缭绕的宫祠。

同时,宋真宗的近臣查道,其《登岱》诗中有“捧出海天红日近,迓将蓬岛碧霞来”^{[10] P824}之句,尽管还不能将这里的碧霞所喻指的对象坐实为泰山玉女,但其承前启后的作用却不可低估。泰山顶初建玉女祠时,选址之人就充分考虑到了玉女仙人与云霞、清泉仙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因而将此祠坐落在了一块既有玉女池又有碧霞宝光的风水宝地上。所谓碧霞宝光,乃是清晨时泰山顶滚滚云雾,经太阳强光斜射,形成一个或几个光环,背光的观赏者可从光环圈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其变幻莫测的烟霞,五彩缤纷的光环,使人如同置身于瑰丽而缥缈的迢迢天庭。玉女祠建在碧霞宝光出现最多的地方,又使泰山诗歌逐渐形成了以碧霞来象征玉女的艺术传统。到明太祖的重臣宋濂,其《登岱》诗已经直接将玉女祠称之为碧霞宫:“象纬平临青帝观,灵光长绕碧霞宫。”^{[12] P19}碧霞二字出自李白《题元丹丘山居》的“羨君无纷喧,高枕碧霞里。^{[13] P439}而在宋濂诗中,碧霞作为泰山玉女的象征体,其代码意义在于具体体现着人们想象中的那位天仙神女。自此,碧霞已成为专用于表现泰山玉女的稳态化语辞和审美意象。

三、明宪宗的赐额改名

宋元祐元年泰山有玉女祠之后,到元中统五年(1264),玉女祠被冠以昭真之名。^{[14] P328}由此至明成化十九年(1483),在两个多世纪里,玉女祠一直称为昭真观。此名本于道教核心学说之一的老子化生说。宋代道教根据西汉时太一既为至尊天神,又为哲学最高范畴的成功经验,借鉴东汉时“老子化胡”学说,积极打造“老子化生玉女”理论,试图将玉女转换为形上哲学范畴。《道藏·洞神部

谱录类》载,北宋道士贾善翔在《犹龙传》卷一《起无始》篇中,将老子称为“真老”,说他作为道之化身,化生为“真妙玉女”;南宋道士谢守灏在《太上老君混元圣纪》卷二引《开化置品经》,又说老子化生为“元君圣后仙妃玉女”。元代道士将昭真这一道教术语移用于泰山,想借助泰山玉女的勃勃生机去激扬“真老化生”的教义。可惜的是,老子化身为玉女的玄妙哲理,以及昭真的深奥内涵,始终没有引起世人的普遍注意。至于昭真的文化含义及与王重阳、张志纯、杜仁杰的关系,笔者另有文详之,此不备述。

据田承军先生说,从今存泰安市博物馆的泰山岱庙《东岳元君香火社碑》拓片上看,其碑文开头有“碧霞元君香火”字样,其碑立于“大宋辛酉岁冬十月望后”。^{[14] P80-87}此材料可说明宋代已有民间的香火社称泰山玉女为碧霞元君,但民间香火社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尚不足以使泰山的玉女祠改用碧霞之名。

到明代成化十九年之前,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泰山玉女的“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名。明代弘治刊本《泰安州志》卷六《文》中,有天顺五年重修玉女祠时许彬的《重修玉女祠记》,其中说:“瞻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神,衣冠像设,俨然生气降临凡间。”又有成化十六年诏修昭真观时尹龙的《重修泰山顶庙记》,其中说:“昭真祠在泰山之绝顶,世传谓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也。”另有成化四年重修昭真祠时刘定之的《碧霞元君祠记》:“泰山绝顶旧有祠,祀碧霞元君。相传谓天仙玉女之神。^{[15] P220}这三篇文献的写作时间都在成化十九年之前,可见在宪宗赐额之前,将泰山玉女改称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从语汇上看,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则无一字无来历,皆出自李白诗作中与泰山有关的著名诗句。

再据周郢《泰山通鉴》:明代成化十六年(1480),宪宗诏修岱顶昭真观;成化十九年(1483)工成,赐额为碧霞灵应宫。^{[16] P130}此后碧霞一名便沿用至今。将玉女改称为碧霞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碧霞宝光的云雾奇观与玉女神殿相互辉映,极易形成置身仙境的奇妙感觉。明初唐桂芳的诗中就有“神光曾遇泰山尖”一语,并有“瑞云霭霭常围座,仙鹤翩翩不下檐”^{[16] P63}的描写。因此,宪宗赐额特别点明碧霞,意在借用这一奇景异观来

烘托玉女,渲染其神秘,增加其魅力。二是玉女之名,碧霞之称,都出自李白诗句,碧霞却更能够显示泰山景象的个性,因而查道、宋濂都以碧霞指代泰山神女。突出碧霞,亦可以借助历史上名人名作的影响力和艺术感染力来强调泰山玉女的由来、特色。三是汉晋道教中的玉女,乃神仙之妻妾役使,其房中术的特长不断受到儒、佛攻击。这也需要为泰山玉女另立名号,以免混淆。

此次赐额,可谓意义重大。据清人励宗万《京城古籍考》:“碧霞元君庙:臣按通志,庙在左安门外东南弘仁桥,明成化中建。¹⁷〔P6〕此为京城最早的碧霞元君庙。建于成化而名曰碧霞,这两个要点表明宪宗皇帝的赐额在当时的京城乃至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京城大大小小的碧霞元君庙星罗棋布,全国纷纷仿效,祠庙遍及各地。到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即赐额后100多年,王锡爵在《东岳碧霞宫碑记》中回顾说:“自碧霞宫兴,而世之香火东岳者咸奔走元君。近数百里,远即数千里。每岁瓣香岳顶数十万众,施舍金钱币亦数十万,而碧霞香火视他岳盛矣。¹⁸〔P183〕此种香火盛极一时的情形,在宪宗赐额前未出现过。

碧霞宫的兴盛,出于国家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也来自泰山道教的精心培育。从北宋的真宗朝开始,道士们就接管了泰山玉女祠的日常住持焚修。他们一方面凭着内容丰富、格式齐备、表演性强的斋醮科仪,尤其是凭着承办庙会、营造节庆的狂欢气氛,对泰山玉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炒作;另一方面则凭着一片赤诚,兢兢业业,惨淡经营,逐渐取得了几代朝廷及地方官员对道教的各种奉祭碧霞元君活动的赞赏和支持。在碧霞元君的祀奉事务方面,道士们可谓竭尽全力。如嘉靖间王世贞的《游泰山记》:“……既上,罡风蓬蓬然,吹帽欲坠。道士衣羽奏乐而迎,出没云气中,亦一奇观也。行可里许,为元君祠。¹⁹〔P105〕又如姚奎的《游石屋记》:“泰山东数里许有石屋,世传碧霞元君炼真之所,予公暇欲往观焉。……有羽士四人癯然,而迓予青松绝壑间。前奉后拥,乃获济焉。²⁰〔P151〕凭着这些方方面面,道士们完全有资格将道教名号“元君”加到诗歌意象“碧霞”的后面,也完全有理由将泰山玉女列为中国道教的一大主神。

就文化意蕴而言,自金大定年间开始,随着王重阳到山东传教²¹其弟子在泰山住持庙观,碧霞元

君就逐渐被全真道的思想衣钵装扮起来。元、明时期的全真道接续道教的正统命脉,却一改旧日道教的仙岛灵药、清静无为,转而在政治上尽量满足统治集团的需要,在社会中积极承担伦理教化的重任,大讲以现世的忠君孝亲为本。这就决定了明代万历年间的泰山道教所赋予碧霞元君的职责不是去充当彼岸世界的价值标准,而是来维护现实社会的生活秩序,即“永镇泰山,助国裕民,济厄救险,赏功伐罪”²²〔P39-40〕。泰山道教的这种世俗化指向,或碧霞元君崇拜中的这种伦理化导向,反映出的恰恰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取向:道教所强调的是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社会生活的统一,而基督教所强调的是有限的尘世与无限的天国的对立。如果说诗人作品中的泰山玉女在召唤有限的个体走向无限的自然,那么道教经文中的碧霞元君则要求有限的个体融入无限的社会。正因为诗歌和道经都引导人们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意义,所以,几个世纪以来,有无数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向这位神女求子求孙,求祛病消灾。在这样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崇神拜仙活动中,每个人都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个体的有限生命虽然没有与无限的神灵世界联系起来,却与无限的族类延续联系了起来,同时也与无限的天地自然联系了起来。于是,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作为民众情怀的普遍写照,在世间有了泰山奶奶、泰山娘娘等既是名山神灵又是家族祖母的俗称,这其中当然积淀着诗人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统一,也体现着道教所要求的人与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 [1]石经校.泰山女神崇拜之沿革[J].岱宗学刊,1997(1).
- [2]〔魏〕曹操,曹丕,曹植.三曹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
- [3]〔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M].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本,1997.
- [4]〔陈〕徐陵.玉台新咏[M].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本,1997.
- [5]〔明〕徐献忠.乐府原[M].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本,1997.
- [6]林德保,李俊,倪文杰.详注全唐诗[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7.
- [7]〔唐〕李白.李太白集注[M].(清)王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8]〔宋〕李献民.云斋广录[M].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本,1995.
- [9]〔明〕袁宏.泰山搜玉[M].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本,1997.
- [10]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11]周郢.泰山通鉴(先秦—清) [M].济南:齐鲁书社,2005.
- [12]张茂华,金敬华.齐鲁山水诗文大观 [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 [13]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泰山志 [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14]田承军.碧霞元君与碧霞元君庙 [J].史学月刊,2004,(4).
- [15]明)刘定之.呆斋续稿 [M].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本,1997.
- [16]全明诗编纂委员会.全明诗(第2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7]清)励宗万.京城古籍考 [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 [18]吕继祥.泰山娘娘信仰 [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
- [19]范恩君.泰山“碧霞护世弘济妙经”铜钟 [J].中国道教,1994(1).

(责任编辑 梅焕钧)

Discussion On Three Phases of Evolvement of Bixia Yuanjun (Primordial Lady of Emerald Clouds and Heavenly Immortal Jade Maiden) in Mt. Tai

DENG D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10)

Abstract The evolvement process of Bixia Yuanjun (Primordial Lady of Emerald Clouds and Heavenly Immortal Jade Maiden) in Mt. Tai fell into three phases according to method of unifying history and logic. Originally, the aesthetic image of a Heavenly Immortal Jade Maiden living in Clouds Fairyland of Mountain Tai which was created by Cao Cao in his masterpiece Qi Chu Chang, and this Jade Maiden of Mountain Tai gained a high reputation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for she had been continuously described and drawn by poets like Cao Zhi, Li Bai, etc. Then, Emperor Song Zhenzong changed statures and holed stone shrines for her, which brought Jade Maiden of Mountain Tai out from poets' writings and into prosperous palaces and ancestral temples. Finally, Emperor Ming Xianzong built palaces and ancestral temples, altered stele names for her, and all of these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Bixia Yuanjun's temples and rapid development in Capital and other places of Chin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the name of Bixia Yuanjun has been continuously used till now. In the meantime, on the one hand the Taoists effectively sensationalized this Jade Maiden of Mountain Tai by celebrating Taoist ceremonies, activities and temple fairs to construct holidays' atmosphere; on the other hand, depending on their absolute sincerity, hard work and diligent management, the Taoists won the admiration and support of successively dynastic courts and magistrates to all kinds of sacrifice and fete activities of Bixia Yuanjun, which made Bixia Yuanjun of Mountain Tai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Divinities of Chinese Taoism.

Key words Mt. Tai; Jade Maiden; Emerald Clouds; Primordial Lady